

细想来,这日子的匆促和仓惶,也不是非得如此的。若想过得和缓、淡定、笃实些,办法与机缘,总归还是有。只是有的需用些心思找,有的意外遇上了,珍惜便好。

一日理旧物,无意间找到一只陶罐,褐釉绿釉,大抵是铜官窑。也记不得是哪回去逛老街,顺手淘了回来。觉得可以拿来养点什么,便没扔,洗了洗摆在了靠窗的书桌上。起初想养荷花,后又想插向日葵。一想到这花开花谢的,让人觉得生命须臾,摆在眼前心里恹惶,便又什么也没养。一罐清水摆在那里,几乎被忘了,任由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退出去。

也就10多天,罐里竟长出了丝丝缕缕的青苔来。细细的,长长的,翠绿翠绿。苔丝漂在水面,阳光透进水底,似动非动,像一罐沉淀的日子。每天往罐里加些清水,青苔却并不见长,或是长得慢,慢到看上去总是丝丝缕缕、翠绿翠绿的老样子。看久了,心便不自觉地沉到了水底,岁月也就浸在了静与慢中……

还有一只猫,生在林子里,本也没人养。只是和山里别的野物不一样,它打小不惧人。那是在春上,梅子将黄未黄的雨季,我从书房的落地窗看见一只小白猫,白得像团雪,从灰蒙蒙的雨雾里走过来,径直朝着玻璃后面的我,没有丁点害怕。它举起前爪,爪掌粉嘟嘟的,贴在玻璃上一动不动,像是等着我握住。我伸手贴上去,掌对掌,像是真的握住了。我看见它的眼睛,很圆,蓝得海水一般,没有边际。它也萌萌地看着我,便有一种磁石般的吸附力,仿佛能将灵魂摄走。顷刻间,世界沉寂了,默片似的听不见声响,就连雨和风,也悄然停歇,时光凝成了一块透明的冰。什么现实的烦恼,通通倏然消逝,留下的,只是小猫和我,同这个静止世界的对峙与和解。

后来常见这只猫。见了,也会给些吃的。小猫总是把吃食叨到林子里,吃完舔净爪子和嘴唇,慢悠悠走回我眼前。要么伸出爪子

陪儿子去补牙,他进治疗室,我找了个人少的角落,坐下来等待。

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,她大大的眼睛坦诚又有点羞涩地望着我,问是不是张老师。我点头说是。她报出自己的名字,又补充道:“我是您的学生。您教过我音乐。”我一下子想起来,刚工作不久的时候教过她,她是文艺委员,在音乐课上表现非常棒,整堂课跟随着老师从不走神。但是眼前这个女人,和记忆里那个瘦小安静的小女孩判若两人。她个头高了些,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,眼神有些疲倦感。但她报出名字的时候,我还是立即想起了她。

我跟她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小声地聊着,一起回忆30年前的校园时光。那时候她懵懂,我青春,我们一起在音乐课堂上快乐地拥抱梦想。她总是敢于主动挑战课上最有难度的那部分,即便没成功,被同学们笑,她仍旧大大方方地微笑着。她几乎就是音乐课的点睛之笔。

谈到工作,她有点羞涩,说原先上班,这几年来在家里。我赶紧说自己干也很好。我们的交流多少有了点尴尬。“我没有什么出息,对不起老师的期待。您那时候对我那么好。”我突然有了某种使命感,我说:“你上学的时候让我很满意,现在仍然是。老师对学生有期待是正常的,但不代表学生一定要多么出人头地。绝大多数人是平凡的,一个人光明磊落地活着,平平淡淡过好日子就很好。经营好自己的家庭,管教好自己的孩子,就很棒。”她原本羞怯的眼神里突然就有了光,后背也挺了挺。

这一刻,我感觉自己又做回她的老师,仍旧可以点燃她内心的光焰,驱散她内心的阴影。

在这个小县城,站了30多年讲台的我也算是“桃李满天下”。粗略算来,我教过的学生有7000多人,但毕业后能跟我相认的寥寥无几。有一次走到一个小区门口,身穿制服的保安喊了我一声老师。这副面孔我一点印象也没有,但内心是满满的幸福和感动。我对他报以灿烂的笑,就像我记得他。

不久前在一家饭馆吃饭,看到包厢里的服务员酷似我教过的学生。二十几年前那个胖嘟嘟的小女孩,说话语速有点快,人很喜庆。她似乎也认出了我,但眉眼间有一点躲闪。我忍不住悄声问她,她嘿嘿笑了,叫了声老师,就羞怯地去做其他事了。也许她觉得30多岁仍在做酒店服务员,不好意思与老师相认。终于等到一个机会,我对她说:“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,我能记住的学生不多。你那时候很活泼很可爱,现在更有内涵。”她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,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一直觉得,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,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让每个人都出人头地。他们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充满自信地工作,健康快乐地生活,就足以让人欣慰。如果还能再给孩子们上一堂课,我会把这样的话语再次种进他们的心田。

养日子

龚曙光

碰我的手,像孩子玩拍手的游戏,要么卧在脚尖上,闭上眼睛便睡。肉红色的鼻翼扑闪扑闪,发着轻微的鼾声。耳朵偶尔抽动,以为要醒了,接着还是呼呼地睡。尾巴突然支棱起来,往左往右摇几摇,像在梦里和人打招呼。

或许,也可以将它驯养成一只家猫,甚至一只宠物,但我不舍得。这世上,太多恭顺可爱的宠物猫,却难有一只带着野地灵性,闯进人间的小生灵。和它一起,便能忘了这日子的纷扰和惊惶。

院子里的翠云草,是我从朋友村子里找来的。起初种过几种草,要么怕旱,要么怕涝,绿一片黄一片,怎么看都不入眼。尤其树荫下,栽什么也活不过百十天,到头还是一片裸露的黄土。人在院子里,一睁眼就看到,一看到就心烦。从早到晚,从春到冬,草坪成了一家入去不掉的心病。一回去朋友的云舍村,看见树林里长着一种草,密致厚实,色彩斑斓。一问说是翠云草,天生的喜阴植物,再幽深的山沟里,也能长得像块毯子。

于是我挖了一车拖过来,一坭一坭栽在树荫下、墙脚边。每天起床浇浇水,再蹲下身子观察活没活、长没长。看着翠云草细纤纤的藤子长出来,每天一点点地爬出去,慢慢长得像一块天然蕾丝;看着藤上的叶子发出来,小小的、圆圆的。今天是翠绿色,明天是浅紫色,后天又变成了艳红色。每一片叶子似乎

都有自己的心情,这心情,还每天会变。纵然同一片树荫,同一个季节,翠云草每片叶子的颜色,都各不相同。就像五颜六色的小花,星星点点,密密匝匝地开成一大片。心情再烦再躁,只要蹲下身子观看翠云草,看它的藤蔓如何伸展,叶片如何变色,时间便会慢下去,心情就会静下来。养物养久了,就发现养物也是养心性,养生活,翠云草一蔓一叶地养出来,日子也就一春一秋地养出来了。

要说现今的纷扰,大多来自手机。不需看的资讯,看了;不必应的邀请,应了;不该刷的视频,刷了……时间被切割,情绪被牵扯,生活被导演,生命被荒废,且汹汹然已成天下大势,似乎不可改变。然而这看起来千难万难的事,其实只需按下关机键,或者变作静音,生活与生命,立马就能变作另一个样子。如此轻而易举的改变,却鲜有人动念尝试,委实不可思议。

说实在的,寻常人的生活里,没有那么多必须即发即知的新闻、即召即应的指令、即邀即赴的约会。我们许多的匆促与仓惶,都来自手机铃声对时间支配权的抢夺。无论法理还是事理,支配时间的权利,是能够属于自己的。我的手机不响铃,已经20年了,即使工作状态,也不是随时看手机。回头想想,也没耽误过什么正事,错过过什么机遇,得罪过什么友朋。

好些人只要手上没事,便是盯着手机,等

着别人传来讯息。人要过得从容,得有时长的领地意识,我的日子我做主,是好是坏过实了,不等别人帮你填充。这就得日常有爱好,能坚持,每天觉得有事可做,心里不觉发虚发慌。像我,平常在家里,晚上总得丢了手机读书,末了还会找一本名家经典,翻出一篇动笔改改。有时改得多,有时一个字也动不了,但阅读修改的过程还是有了。也难怪这有多大好处,于人生是项多大的建设,只是习惯了,时间花在了读书改文上,心里就踏实。当然时间一长,阅文断文甚至作文的水平,肯定会提高些。但于我而言,更重要的还是这段时间属于自己,没被手机这些外物牵着跑。

还说一个习惯,就是爱做饭。如今的年轻人,会做饭的少了,喜欢做的更少。点个外卖,想吃啥能吃啥。但那只是吃了一顿饭,吃完算完。做饭就不一样了,每天要配菜单,逛市场,换口味,还有择菜洗菜切菜炒菜一路全流程。烧每个菜,几乎都是个花样翻新的工程。再说真爱做饭的人,必定爱逛菜市场。时常你想好了要做什么菜,偏偏市场上没得买,或是太嫩太老不新鲜,总之看不上。而你没想到要买要做的,却又碰上了,且品相上好,爱不释手,便要买回去。一餐饭,就因为逛菜场,也会生出好些遗憾与欣喜来。一个新菜做成了,吃光了,便比什么奖赏都开心。好比写文章,发了,转了,被人评论了,心情能好上一段日子。一个人,一生能有的大创造、大成功、大欢喜,只有那么几回。寻常的日子,有了这些小兴趣、小创意、小确幸,便有了些意思,多了些味道。

都说日子越过越忙,越过越糙,越过越淡,其实,日子也是边过边养的。意外的确幸多一点珍惜,养成的习惯多一点坚守,无端的侵扰多一点拒绝,日子自然就会从容淡定、笃实丰盈,就会有趣有味了。

日子这东西,看上去是你养它,其实是它养你。



▲油画《桂林山中》,作者吴冠中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张珊珊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秋天到了,又到了该回家掰苞谷的时候。天还未亮,我已经踏上了回家之旅。雾气从乌江的江面漫上来,将陡峭的崖壁和蜿蜒的盘山公路全吞了进去。我透过车窗向山巅望去——那是家的方向,哪怕是近处的吊桥,也只留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但我能听见麻阳河和乌江交汇时发出的欢呼,风穿过竹林时发出的沙沙声和黑叶猴尖锐的啸声,从云深不归处一叠又一叠送过来。

待车穿过云雾时,夕阳早已将暖色调的光洒在山峦上。每越过一座山就像翻开了一页书,书页里是土家人秋收时吟歌跳舞的剪影。苞谷地里,男人们将苞谷一根根掰下来,丢进后背的背篋里。堂屋里,女人们正用螺丝刀一层层脱下苞谷的外衣。灶房里传来“砰砰砰”似鼓点的声音,那是有人在打糍粑。每一次棒槌落下,糯米的香味混着柴烟味,从吊脚楼的瓦缝间探出头来,把整个寨子熏得软糯。我推开车门,站在坝沿,挥手喊道“公”。“公”是我们对爷爷的称呼。

凌晨5点,我从小胖的呼唤和窗外的蝉鸣声中

醒来。小胖发动汽车,车灯像是月亮点燃的火炬,将我们引向苞谷地。我靠着车窗,看见车灯扫过的地方,苞谷秆子挺直,穗子低垂,发出细碎的碰撞声。

将车停在路边,小胖穿着一件白色背心,一头

掰苞谷

田洪生

扎进苞谷地。苞谷叶锯齿般的利刃,在他身上留下的划痕又被汗水浸透,只留下几根红条。我问他:“痛不痛?”他说这是土地给予他的奖章,在熟人面前,只要拍拍手,就知道他去掰过苞谷了。

我跟着小胖钻进去,苞谷秆上落满了露水,每一根都冰凉得像是刚从水井里捞出来。掰苞谷是

雨燕飞过小浪底

简默

雪松苍翠欲滴,灌木像石楠、海桐、珊瑚树郁郁葱葱,草坪浓密似绿毯,林草覆盖率达73.7%。水面大了清了,草木深了密了,鸟就多了起来,管理区现有各种鸟类300余种。有时雨燕飞着飞着,一行白鹭排着整齐的队形穿过它们中间,向着远处的高空飞行。

雨燕飞到大坝后的黄河故道。这儿已经被改造为宽阔的湖面,两岸青山绿树夹着一汪绿水,一座九曲蜿蜒蜿蜒连接起南北两岸。雨燕飞临昔日的马粪滩,这儿是当初建设小浪底的采沙场,沙采完了,留下十几个大坑,被匠心独具地治理成了生态保护区,就叫翠绿洲。湖面波光粼粼,四下绿意簇拥,很快便引来了雨燕光顾。它巡视着自己的乐园,飞行捕食,乐而忘返。

何谓“顺水人情”?大抵是面对那种大概率可行的事,以举手之劳顺水推舟、成人之美,从而博得好感或好处的行为。现实生活中,不少人对此抱有包容态度:事前并非有意谋私,过程又无需费尽周折,却能让请托者感恩戴德,何乐而不为?《宋史》记载,北宋名臣李昉,曾掌管官员举荐任用之事。时有士子前来请求举荐,李昉明知其学识出众,是可用之才,仍正色拒绝,随后依例举荐,其人终获朝廷任命。对此,李昉回应道:“用贤,人主之事;若受其请,是市私恩也,故峻绝之,使恩归于上。”

从世俗角度看,李昉若肯帮忙,就是典型的行“顺水人情”,大可痛快应允。求荐者本就符合任用条件,只需美言几句、顺势帮衬,算不上违规逾矩。然而,在李昉眼中,为国招贤纳士是分内之事,被选用者应当感恩的是国家,自己不能借此邀功买好。他当面回绝的是私人请托,举荐的是人才本身的才干。

李昉此举,揭示了为官用权的一条重要准则:公事公办,天经地义。公权是群众赋予的,公职人员作为受群众委托的公权行使者,只有秉公办事的义务,没有借机送人情、赠利益的资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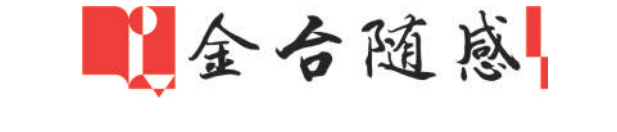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些人看来,送“顺水人情”便于操作,风险也更小:依规可办的事情,不妨说几句好话作为助推;本就既定的结果,则可放大困难、夸大自己的作用从而揽下功劳;即使事情不成,也可用一句“尽力了”作为搪塞。而请托者为实现意图,也愿意收下这份人情。如此看,不论是“顺水送”还是“顺水收”,本质上还是利益投机,绝非什么“人之常情”。

“顺水人情”最大的迷惑性在于,似乎不是“蓄意为之”,也没有明显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,这种做法不具有危害性。殊不知,作风失守往往就是从一次小事变通、一次人情妥协开始的,防线一旦撕开小口,原则就会不断退让。

历史上,不送也不收“顺水人情”的事例有很多。1955年,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。当时,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是哈军工的调干学员,正常情况下应统一评定为中尉,但若以入学前的资历和实绩衡量,也可授予上尉。既然政策上有空间,彭德怀只需点头默许,这桩美事也就成了。然而,彭德怀没有“顺”这个势,坚持不就高评定,彭启超最终被授予中尉军衔。后来,彭德怀在给侄子的信上写道:“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,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豆豆、少一颗豆豆烦恼吗?俗话说,近水楼台先得月,可从我这,得改改这个规矩,那就是近水楼台‘不’得月。”读到此处,彭启超深受触动。

不做“顺水人情”,并非斩断世间情义。中国人自古讲究与人为善,邻里相扶、知己相援,这份人情本是人间最温暖的底色。可一旦人情踏入公权的地界,性质便悄然变了。许多人总觉得规矩是死的,人是活的,于合规之事稍作推助,算不上徇私。可当制度的恩惠被归功于私人的施舍,长此以往,人们仰望的只会是可托的人脉,致使世风日下。

人情如水,可润万物,亦可漫堤越岸。个人之间相惜相助自是佳话,而公器面前却不可随波逐流。李昉不愿市私恩,彭德怀坚持不就高,本质上都是守住这一道堤。唯有守好人品官德,分清公私界域,不借公权钻营,才能让法度惠及大众,焕发清光。



有技巧的,左手握住苞谷棒的根部,右手用力向下掰,听到“咔”的一声闷响,苞谷便落到了掌心,沉甸甸的,带着秸秆断裂时的清香味。那味道涌入鼻腔,把这10多年来从城市积攒的香精、消毒水、尾气统统压了下去,只剩下独属于土地的清冽。雾又从谷底爬上了山腰,钻进了苞谷地里。我和小胖将掰好的苞谷装进大口袋,一前一后,在白色纱幔里来回跑了七八趟。

我们两人,4个小时便将那片地里的苞谷一次性掰回家了。记得小时候,6个人一人背一个背篋,要好几天才能掰完。如今,公路直接修到了地里,又有车,掰苞谷再也不用走那么久的路了。

公明年就八十了,听力不太好。我坐在他旁边,大声问他:“年纪这么大了,还要栽这么多苞谷?”公没有回答我。他把手掌摊开给我看五根指头,每一根的关节都像苞谷粒那样鼓起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。暮色里,公起身朝堂屋外走去,走得很慢,踩下的每一步都很稳。苞谷堆在堂屋中间,金灿灿的,像一座小小的山。

小浪底最壮观的仍然是每年6、7月间的调水调沙。大坝之下,那些很多时候沉默不语的孔板泄洪洞、明流泄洪洞和排沙洞,到了此时,先是奔涌冲出白色水龙,紧接着喷涌出黄色长龙,一泻千里,水声轰响。雨燕闯入涌上土地的水流和泥沙中,它本有一次次穿过水流回到巢穴的本事,此刻,目睹这景象,变得异常兴奋,喳喳地叫着给自己打气,有的头上、翅膀上溅满了泥沙,爱美的雨燕不忘寻一池清水,一次次俯冲下去洗掉泥沙。

在一个地方待久了,雨燕身体内部蛰伏的生物钟会提醒它该飞走了。它一年一度飞往南方而返复。它玩心重,偶尔会开小差,沿着大河入海的方向飞行。在空中,它俯瞰大河下游河道浩浩荡荡,飞到河口三角洲,湿地一望无际,万亩芦苇随风摇曳,百鸟翔集声势浩大……

雨燕加入像黄河波浪一样不断汹涌变化着各种形状的鸟浪之中,汇入百鸟的黄河大合唱。用不了多久,它将伸展翅膀,飞行在重返小浪底的路上。